

红睡衣

——海那边寻梦的中国女子

[美] 裔锦声 博士 / 著

Jeannie Jinsheng Yi, Ph.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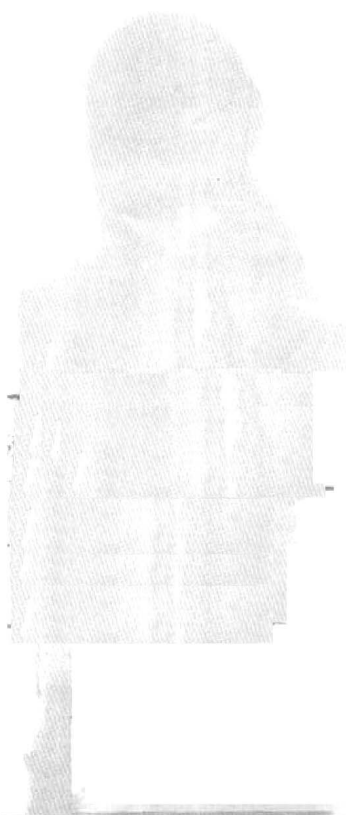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红睡衣

——海那边寻梦的中国女子

[美] 裔锦声 博士 / 著
Jeannie Jinsheng Yi, Ph.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睡衣:海外寻梦的中国女人们/裔锦声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3. 4

ISBN 7-5378-2503-3

I. 红... II. 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7035 号

红 睡 衣

[美]裔锦声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铁三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6.75 字数:155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

ISBN 7-5378-2503-3

I·2392 定价:12.00 元

Foreword

前言

你想出国吗？她们都在海外；

你想深造吗？她们有的获得洋硕士，有的成了洋博士；

你想富有吗？她们开名车、住高尚区，银行里有存款、股票，
市场有有价证券；

你想事业有成吗？她们通过个人奋斗，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成为有地位的白领丽人……

她们是幸运的，似乎一切都如愿以偿了。

然而，她们真的幸福吗？

本书讲述了十一个漂泊海外寻梦的现代女人的情感故事。这些故事曾在美国由台湾主办的《新象周刊》和以上海白领读者为主的时报《申江服务导报》全部或部分连载，引起强烈震动。在纽约与新泽西洲，这些故事的连载引起高层次白领华人的反思，一位美国女性读者致电作者，说林婉的故事挽救了她与丈夫的婚姻：他们重去教堂，求主赐福。作者在美国的一位女教授朋友，读完“铺满草莓的路”后，终止了对丈夫二十年的为难！

作者喬锦声博士通过自己身边的十多位女性在中国和美国的活生生的情感经历，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追忆了她们在渡海寻梦路上所做的牺牲和出现的情感危机：对自己的失望，对美国幻想的破灭，和孩子的无法沟通，再加上婆媳的“不和”，丈夫的“不忠”……。作者在讲述这些波澜起伏的故事的时候，



以现代心理学为剖析情感的武器，为读者展现出一个色彩斑斓的留学美国、求职主流社会的女性群体像——有拥有一切然而心灵空虚的林婉；有因第三者的出现逼死丈夫、自己因而也失去后半生幸福的爱米丽；有对丈夫视而不见、从而导致感情危机的王梦娜；有与婆婆纠缠不休、痛伤夫妻情感的晓树；有力图早日实现美国梦而抛弃丈夫的云冰律师；有身心疲惫想回家的丽娜；有经历各种男女情事后而想将心再次给出去的……人到



作者站在哈佛桥上，背景是波士顿查尔斯河，河的右边是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桥的右边是波士顿城区，这是1995年的3月天，作者奔忙于她的美国梦。

中年，回眸人生，也许这些留学美国，并在美国主流社会靠自己的努力重新植根，功成名就后的中国女子，当她们被迫在家庭与事业、丈夫与情人、孩子的将来和自

己的今天而做出痛苦选择时，她们猛然发现，自己苦苦追寻的并不是那令人目眩的“美国梦”；她们更渴望的，也许是爱情、亲情、友情；她们追忆的，也许是男女之间那永远失去的的缠绵和人与人之间在困难时互相的支撑、相濡以沫的真诚和爱……

在那千万个思乡之苦，打工之累的海外日子里，这些海外寻梦的中国女人們的波瀾起伏的故事，为读者展现出一个色彩斑斓、留学美国、寻梦海外、求职主流社会的海外丽人群体像，她们的所思、所忆、所感，所叹，将带给我们深深的启迪……

▼

Contents

▶ **目 录**

▶ **Foreword**

前 言 / 1

Dandelions

蒲公英花 / 1

A red nightgown

红睡衣 / 17

A strawberry road

铺满草莓的路 / 37

Goddess of Happiness

幸福女神 / 54

Masha's Nineteen Boyfriends

玛莎的第十九个男朋友 / 74



▼
A Valentine's rose

情人的玫瑰 / 94

Lin Wan's love affair

林婉的婚外情 / 100

A daughter - in - law in New York

纽约媳妇 / 119

Wish you well

祝你好心情 / 147

Enbraced me home

相拥回家 / 175

A darkened sky

涂炭的天空 / 192

Postscript

后 记 / 205
▲



红睡衣

蒲公英花

Dandelions

蒲公英花

Chains do not hold a marriage together. It is threads, hundreds of tiny threads, which sew people together through the years.

Simone Signoret—American writer

铁链锁不住婚姻；只有千万根细线头，才能在岁月中，将人们织在一起。

(美国作家)赛蒙·西格诺利特

我喜欢美国。从北京到美国西海岸十二小时的飞行，我一直在想像着美国。当中国民航的飞机终于停落在三藩市国际机场，看着室内参天的绿色棕榈和穿着随便、脖子上戴着鲜花的美国男女，对于我来讲美国是多么热情奔放！这样年轻美好的国度，那一定是美梦可以成真的地方！

美国研究生院的学习，没有难住我，入学后仅仅半年，我便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考题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永恒的主题：爱情与死亡。有奖学金，有优秀的专家教授，有相互鼓励竞争的同学，读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如，这样愉快，这样能直抒胸臆。这里没有“师道尊严”——学生得崇拜老师，对错不分；这里，学习不拘一格，老师鼓励学生反驳老师，并且被一再告诫：世上只有一个莎士比亚，读伟大作品的目的不是照搬，而是启发新的思想。只要条理清楚，能自圆其说，且知错就改，没有老师会跟你过不去。华盛顿大学宽敞的、灯火通明的开架图书馆，一排排的书，由自己挑选；一张张舒服宽大的椅子，由自己去坐。为了舒服，脚还可以跷到桌



上，也无人干涉。复印机、电脑这些学习工具，使得读书变得如此轻松、愉快。

在日常生活上更是方便之极，有喝不完的牛奶，吃不完的冰淇淋、汉堡包、炸鸡、牛排、比萨饼，又好吃，又便宜。应有尽有的超级市场，看上去鸡蛋仿佛长在柜架上，同样大小的橘子、苹果、梨堆积如山。当第一次丈夫峻铭带我去超级市场购物时，我大睁的眼睛不相信世上有这样洁净富有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丈夫在身边，共同读书聊天到深夜。我感到生活从未有过的美好和幸福。

这样的学习环境，这样的国度，相爱的新婚燕尔，怎么会有一天竟然会轻言分手？

然而，这样的事确实出现了。那是到美国三年以后的1988年，我出走了。

我出走了六个小时，但仿佛走了一个世纪。

现在回想起来，那年我和峻铭的许多矛盾，多是由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小人儿后引起的。孩子的到来确实考验一个家庭两个人，人的许多缺点也都暴露无遗。诚然，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有限，特别是读书期间。无怪乎美国人常说：不要因一个生命而摧毁了另一个生命。书店里到处都是为新做人之父母写下的这样的书：Can we still light the candle with kids around?（有了孩子还能点浪漫的蜡烛？）人人都爱孩子，但许多家庭也都因有了孩子和不善安排而失去两人的世界。

到美国两年后，我怀孕了。从此，生活以从没出现过的样子出现在我和峻铭面前。时间，精力，金钱，体贴，耐心，爱——仿佛全都不够用了。到1988年夏天，峻铭和我面临一个极其痛苦的选择：我们决定将未满两个月的女儿送回中国。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难的决定，现在想起来也使我的心发颤。这也是我



在人生路途中遇到的最大考验，后来在美国求职求生的途中遇到的任何困难，都不能与之相比。

我，一个年轻的中国母亲，怀里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悲哀地坐在波士顿肯尼迪政府大楼的石阶上，望着政府广场上的人来人往和周围的一片片樱花，心上无比酸楚。两天前，我同峻铭到纽约中国领事馆领取了女儿去中国的签证。明天，7月4日，美国独立节，我将同女儿飞往中国，把女儿留给中国的奶奶照看。现在，我来这里为女儿领取美国护照。在我的前边，穿过美国的第一个公园 public garden(公众园地)是唐人街，那里鞭炮一阵阵地响，一定是又一家新开的中国店在开张祛禧。旁边，一家“一小时胶圈冲洗店”正闹罢工，一群群白色的海鸥与鸽子在

马眼上带着只能向前看的黑眼罩：繁华五大道上的新鲜事太多，怕马吃惊看得眼花缭乱忘了走路。这也是个比喻：要在大都市成功，做事要专一。



他们面前抢食面包渣。远处公园的湖中，白色的天鹅船在湖中划来划去，野鸭子紧跟船后。

突然，一辆崭新宝马轿车在我面前停下，从车里走出一个高大健壮，身穿深紫色T恤衫的年轻人，胸前印有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字样。他打开车后门，从后面的小孩座里抱出一个穿着草莓裙的小女婴孩。同时随着一声欢快清丽的叫声“斯蒂文”，从政府大楼的旋转门内飞出一体胖的金发女郎，把 Steven 和小 baby 抱在自己宽大的怀中。三人拥成一团，向街对过的麦当劳，边笑边走过去。

我低头看着我的女儿。这新生的孩子，眼睛在北美明亮的阳光下闭得紧紧的，依稀可见的眉毛有些不耐烦地皱在一起。

突然，眼泪从我的眼眶里涌出，顺着脸颊淌到女儿像苹果一样红红的、稚嫩的小脸上。

我不得不和孩子分手，可那又是为了什么？

那是因为我动手术后留下的还未痊愈的伤口？我因怀孕的最初五个月不能进食而造成的极度贫血？因生孩子住院八周造成的经济上的透支和学习上的耽误——上学期两门中世纪文学课的考试，我还欠着，没有考。

为什么我一定要读书？为何不退学？

我究竟为什么来美国？

为了爱，为了读更多的书啊。

但为什么一定要在念书求学时，在异国他乡亲人全无的地方，生下孩子？当上母亲？

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我看见 1987 年夏天那个夏日的清晨，我和峻铭去圣路易有名的巨大废旧汽车场 junk yard，我们刚从波士顿回来，峻铭被他梦中的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但我们的车却在归途中，在纽约上州 Albany（沃本尼）附近撞上了一头鹿。

那是大约清晨5点左右，在浓雾中，满山的树林挡住了鹿的视线，它飞跳于我们绿色的小车前，鹿死车坏。我们开着冒烟的车来到附近的加油站，看见车头的鲜血和黄色的软软的鹿毛，我差点晕过去。我记忆的眼还保留着那鹿的大眼和那温暖的鼻息。我蹲在地上久久不能起来。我们的车刚买几天，只买了最低的保险保他人不保自己。要修理这车得花上三千多美元，比买车的钱还多。于是我们开着头被撞破的车回到圣路易市，来到这个著名的废车场找可用的车头、车身等等零件。

这是我第一次进废车场，在那个静谧的星期天的早晨，成千上万的挤压一起的小车停在那死寂的世界，建成20世纪的现代金字塔。那些无轮子、无窗子、无门、生着铁锈的废物，使人难以想像它们曾经洋洋得意地在美国畅通无阻的州际高速公路上奔驰，与风赛跑，与落日比速度！

从我的脚前一个长满铁锈的轮子旁冒出一丛蓝色的风铃子花，清晨的露珠在蓝色的铃铛形状的花瓣上滚动闪光。旁边，一丛白色的蒲公英花在微风中摇动。突然，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欲望，这欲望从我的胸膛中迸出，仿佛要将我的胸腔炸裂，我转过身，用双手紧紧勾住峻铭的脖子耳语道：“我想要个孩子。”

“孩子，现在？这儿？”

“当然不是在这儿，傻！”

“现在不是时候，读博士生，又在国外，我又要离开你……”

我用手捂住峻铭的口，我们就这样站着，望着脚前的蒲公英花，被风吹着。没根的蒲公英花被风带到哪儿就停在哪儿，就在哪儿安家。如果我们有个孩子，我们就再也不是那风中飞扬的蒲公英花，我们的孩子将是我们在这个异国新发的根、新长出的芽。生活中不再永远只是读书，而会震响着孩子的欢笑。没有孩子的欢笑，哪有世界的明天？况且，我们毕竟快到“而立之





蒲公英花

年”了啊！

我揪下一把蒲公英一口吹去，蒲公英花散开来，撑着一把把小小的白伞，在清晨的微风中飘啊飘，落在那满是铁锈，没有生命的车体上；少数一些落到温和湿润的土地上，在那里它们将生根发芽，开花安家。

那天我和峻铭在废车场没有找到我们的车可以使用的零件，却找到了我们的孩子。

从此，我们的生活就变了样。

熬过了呕吐，熬过了好几个月的孤独，熬过了漫长的冬天，熬过了人地生疏的波士顿——由于我呕吐厉害，无法上课，我的教授允许我停学半年去了波士顿，也熬过了无人照料的“坐月子期”，现在我得把孩子送回中国，究竟是为了啥？

女儿在我的怀里伸着懒腰，擦着脸上的小“雨点”，我看着她，她看着我，远处传来波士顿著名的“母亲教堂”的阵阵钟声，如此响亮，如此催人。望着女儿黑黑明亮的眼睛，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像自己的宝贝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她的全部世界就是我！我一笑，她也笑；我一哭，她也哭。可她明天却不得不离我而去。如果不，我们又该怎样生活？

三天前的早上，我想让峻铭开车把我和女儿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医务室去做例行的母婴体检。这是我出院后第一次去体检。我知道峻铭忙，孩子落地后就从没叫他起过夜或帮帮忙，但今天例外，因为要开车。一年来，我一直没开过车，而且怀孩子生孩子的这些日子，也使平时动作灵敏，脑子反应快的我迟钝起来，力不从心。如果峻铭开车，我会放心得多。峻铭却说他要准备一篇论文，教授急着要，便匆忙地离家而去。从我们所住的地方（Somerville）步行到学校（Cambridge）要半个小时，开车只要十来分钟，我不明白峻铭为什么不能等等我们？我给女儿装

尿布，换奶瓶并花不了多少时间，而且他也可以动动指头帮帮忙的。养孩子并不全是女人的事吧？

我终于抱着女儿进了车，把她安放在后面的小孩车座里。怀孕把我变笨了，我找不到冷气开关在哪里，于是我便开着像蒸笼一样的车听着女儿的一路哭喊，急得满头大汗地往学校赶。从反光镜里，我看见女儿的小脸涨得紫红，两脚乱蹬，两手在空中乱舞。一到校医院大楼的停车场，车还没停好，我便抱起女儿像个疯女人一样飞奔进了空调开得很足的大楼，任凭守车场的警卫跟在我后面追，大喊我回去把车停好。我把女儿放到大理石地上，一边用手给她擦脸，一边嚎啕大哭，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离开峻铭。

我和女儿体检过后，下午两点回到家。没有丈夫关爱的家只是一个空房子，不是家。我看着这些不会说话的桌椅板凳，心上和房子一样空。我抱上女儿，站在窗前，凝望着窗外哈佛大学学校的教堂尖顶，知道没朋友可投，没地方可去，甚至无人可以听我诉苦和看我掉眼泪，但我依然出了门，并决心永远不归。

我在联合方场 (Union Square) 自动取款机前停下，取出提款机允许的最大数目，350 美元——银行存款也所剩无几了，然后坐上沙——水 (Somerville——Riverside) 一线到哈佛大学医院女儿的出生地，又转回到来星顿 (Lexington)，阿灵顿 (Arlington)，顺着“自由之路”坐回到哈佛大学医院。车上的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我呆呆地坐在车厢最后一个坐位上，望着隐在绿阴中乳白色的产科医院出神，其中的一个病房我住了八个星期，天天和我腹中的女儿隔着一层薄薄的肌肤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她的小胳膊小拳头又伸又打，被我的手抓住又放开。那些天，我对腹中的她唱了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歌，有字的无字的。我不会唱摇篮曲。我长大的日子，从没听过摇篮曲，因为我的母亲

过世太早，没有母亲唱给我听。现在，我刚学会“Rock a baby on a tree top”“树梢上摇宝贝”，还没来得及唱，电车司机就大喊：“终点站到了！”

我只好下车，站在电车站旁不知所措。天阴下来，也不知是我的泪水还是雨点，滴滴落在女儿脸上，落在她开满苹果花的小连衣裙上。女儿躺在手提摇篮里，小脸不断地转来转去，躲我的眼泪，躲天上的雨点。

我的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心碎的时刻。在我三十年的生活中，任何困难我从来没有畏惧过，任何难题我都能够解决，然而现在我不能面对这个问题：回中国还是留美国？

也许美国确实是属于那些赤手空拳的勇士？那些“横空出世”一切不怕的学子、难民？那些拥有“五月花号”精神的反叛者？那些敢于把给自己玉米火鸡让自己得以生存的人赶尽杀绝的强人、超人、盗贼？这里真的没有年轻母亲和婴儿的地方？没有不带附加条件的温情、爱、援助？

美国的东、西、南、北中，我都沿着新旧移民的脚印去过；迪斯尼乐园、大峡谷、拉斯维加斯、高楼林立的纽约、还有好多好多的其他地方，我也都坐“灰狗”开小车去过了。我不留恋它们。

我怀念北京大学和我在那里教书的日日夜夜。我的学生们，在夏日的午后，把用冷水浸泡过的北京小西瓜和一片真情留在我寝室的门外。中国，是我赖以生存的土壤，我有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关爱，那么多的友情，那么多的援助之手。这里有什么？人人都只顾自己，时间就是金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到了这里，连自己的丈夫也靠不住？

我来美国是为了求学；我不来美国也可以求学。书，就是老师。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那里有世上最多的中国古典文学藏书；我可以带上从柏拉图到萧安迪的西

方批评文论,回到中国。

我到美国是为了爱,是为了和峻铭团聚;可这样忙碌的日子我只看到他的私心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有些人宁愿眼瞎也不愿看见心爱的人或自己的弱点缺点,而我又正是这样一种人。我无法改变自己。

然而,我走了很久很远才走到这里,走到今天。多少人希望能和我易位?我的肩上有众多老师和长辈以及下一代人的期望,我能后退吗?

如果我没有将来,孩子能有将来吗?失意潦倒的母亲,能给孩子健康的心理、灿烂的前景吗?孩子应该有一位什么样的母亲而以此感到骄傲?

母亲可以临阵逃脱吗?

突然,我头上的雨住了,但眼前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还没来得及扭过头,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从我耳后传来。回头一看,是一位六尺高的长得非常剽悍的美国黑人警察,他左胸上的警察章,用金线绣着“保护与服务”(To serve and to protect)。

“瞧那小孩多乖,你不该让她淋雨,她会生病。”

在我极度悲哀中,我没注意到一辆白色的警车开到我身后,停在身旁。也许,那警察认为我要自杀?带着孩子自杀的新移民母亲并不鲜见。前些日子,报纸上刚登载一海地母亲,带着三个小儿女卧轨。

见我眼泪刷刷地往下淌,不语,这位警察轻言道:“Why are you so sad?”(你为什么事如此伤心?)

我看着篮中的小女儿,仍然不语。

“Motherhood is hard.”(做母亲很难。)然后在我的静默中他说了下面这许多话。

“两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非洲的种植园里连根被大拔



起来，被捆绑弄到美国做奴隶，我们的祖辈、父辈就像牲口一样活了下来。在这个国度，黑人能存活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只有身体最好、能承受最重压力、最辛苦劳动和意志力坚强的人，才能活下来。许多人受不了，被压垮了。我的父亲被压垮了，当了逃兵。他在越战战场上，没当逃兵，而是在自己的国家，当了逃兵。他受不了来自四面的白眼；他找不到工作；可社区一出乱子，他就首先被调查。但我的母亲不一样。生了十个孩子的母亲，坚决不向生活低头。她帮人，干杂活，走街串巷，带着孩子卖糖果，卖厨房用具，最终成为她梦想的小学老师。一个没有丈夫的黑女人，没有学业，没有帮助——帮助不同于施舍，有的却是一大堆孩子和债务以及做人的尊严。她走了过来。她宽厚的胸膛永远是我们孩子休息和得到新的力量的地方。”他顿了顿说，“This country doesn't believe in tears. You have to learn to fight. This includes your own illusions and weaknesses. Remember, everything you do, you do it for your kids. You're her role model.”（这个国家不相信眼泪，你必须学会战斗，这包括同自己的弱点与凭空捏造的幻想战斗。记住，你做的一切，都要为孩子着想。你是她生活的榜样。）

我一腔的委屈像决了堤的山洪从心里涌了出来。我告诉这陌生的警察我丈夫被我惯得如何懒惰，怎样连一壶开水也不会烧；在我“坐月子”期间，没给我做一口汤喝。时至今日，他还把衣服袜子满地乱扔。是的，在我来的那个国家，他的聪明，他的天资过人，使得他在父母的赞叹声中，在朋友老师的嘉许中，在成绩册上那些炫目的分数中长大，他的中国教育中少了一份心疼和关爱他人。说着说着我又哭了起来，我告诉警察本来这一切都可以避免的，可我不听善言，非要在这读书求学的节骨眼上，要了孩子。